

光緒扶溝縣志卷之十六

知縣熊 燦纂修

志餘

雜記 舊志姓氏
舊志序

扶溝

按舊志築溱洧二水之隄勢若相扶故謂之扶溝然溱洧在新鄭之境已合流矣豈得復有二隄傳之父老者又謂西南二水溝明道之遺澤也兩溝扶故以名縣此爲宋事而扶溝之名自西漢始蓋邑境舊有七鄉十二亭其曰穀平鄉在東北五十里漢初置縣於此其地有扶亭又有洧水溝遂以扶溝名縣隋末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一

移縣治於桐邱城仍舊名焉卽今之縣治也

洧水隄

岡阜來自西北蜿蜒百里至扶溝轉折而南築城於其上又南四十里始盡說者謂洧水長隄徵曰其下有敗楫汲器焉余以爲不然夫洧水出自密縣其源不長其流不巨卽爲隄尋丈足矣是岡阜遠自嵩少之麓時起時伏或巨或細自鄆入境狹者二三百步闊者或至數里崎嶇穹窿宛若邱山土人多以卜葬其土五色紅黃相參顯成文理渾若天成殊非人力所培築者指之曰隄豈不 哉且今之立論率以酈道元所註水經爲質

其註桐邱城也西南去許昌故城可三十五里俗名之曰隄城南卽長堤因洧水之北防也稱俗名者正以見俗傳之誤其曰因洧水之北防蓋洧水故道由鄆陵東下逕桐邱之南是岡阜固在北也北防云者想其泛溢流行時或借岡阜以遏北潰非故築此以爲防也安得遂謂之隄

張單口

張單口在呂家潭南二里許土人張姓單姓者居之幾成村落故以爲名夫口渡口也如黃河翟家口劉獸醫口之類此在扶之中心去西華境上尙五十餘里華人何足以知之其指爲張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一一

善口者誤矣謂其爲嘉靖初決口又誤題其碑曰西華塞張單口碑尤誤之誤者也借曰嘉靖初決口也豈一決輒五十里廣十丈深三丈陽侯使者殊亦大勞矣當是時也吾不知有西華否耶不知西華有人煙否耶何寂無一語議塞而直待今日耶且分疆而治各有主者張單口在西華何地而華得以塞之如可越境而塞獨不可本境而開乎况南下之勢甚順一遇霖潦有不待開而自開者

羅夫人祠

按一統志秋胡魯人也納婦五日而仕於陳五載始歸見桑婦

而悅之與之金不受比至家母呼婦出卽採桑者婦責之曰悅桑下婦而忘母是不孝也妾不忍見不孝子遂投河而死此兗州事陳去兗千里五載不聞問已屬迂漫之譚况扶溝去陳纔三舍而見婦於五年之後有是理乎第曰投河未嘗指爲蔡河蔡河固吾扶境內恐未必爲羅氏死所耳再考鹿邑志亦有羅氏墓其下註云秋胡魯人納扶溝羅氏女爲妻五日而官於陳以後卻金事俱罔維是扶溝羅氏之說不知其所考也舊志載陳州有魯臺集人傳秋胡家於此西有採桑園傍有河是投河處此與五載歸家之說更相背戾但扶溝立羅氏祠不爲無據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三

豈其卻金在兗而母家固在扶與是未可知也

屈岡

屈岡有舊浮屠焉昔有古寺燬於兵此其遺址傍有塚居民指爲屈原墓西有小水溝指爲汨羅江誤矣按水經汨羅江在湖廣長沙府水出湘陰入於洞庭去吾扶不啻遠矣屈原楚大夫也溺江而死已葬之魚腹安得有墓異苑云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水明秀異於他處民爲立祠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上焉跡尙存傳者謂原投川之日乘白駒而來其死所的有在此以屈岡名者意者在昔有屈氏居而譌傳之與再考鄴

陵志其地有絡江者由扶境之西南達西華之境或以絡爲羅遂稱汨羅云

羅敷廟辨

按樂府陌上桑云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則秋胡妻自姓秦氏今乃以其名爲姓譌謬甚矣辨疑止就充豫相去地之遠近爲辨而不及羅氏之謬似屬闕略大約當日建祠之初直題曰羅敷祠有如浙越中曹娥廟之類而後譌增爲夫人也夫以名爲姓旣非直署其名亦失欽崇之意自應改曰秦夫人祠然相沿已久驟焉更之似反戾俗聊述臆見以俟後之君子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四

王墓辨

邑北四十里有王母墓人傳以爲羲之母也其西有塚遂以爲羲之墓東復有二塚曰徽之獻之墓則羲之二子也各有廟以祠之因名其地曰王墓昔人且以王書法塚爲邑中景按羲之琅邪臨沂人家會稽今其墓在諸暨縣南五里苧羅山此中安得有墓其墓累累高大疑昔爲王侯之葬故久傳爲王墓遂誤以爲羲之塚云

黃珏

相傳康熙中任扶溝典史邑人尙記其一二事而任年無考

達魯花赤

舊志稱知縣為達魯花赤誤矣元史達魯花赤華為掌印官州縣皆有若為知縣之稱昔扶人有任許州達魯花赤者何說也

周府五營

雙營 丁岡營 岡寺營 八里營 路井營

絡江

屈岡有小水溝土人指為汨羅江考鄢陵志有絡江者由扶溝西南遂西華或即是水而誤以為羅也

古洞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五
桐邱下有洞幽深不可測洞口涼氣逼人常有鬼物居之人不敢入乾隆十三年雕陵東岡雨後現一洞宛曲數里兩旁皆

土房可容數百人蓋土人避兵之處晉岡亦有之

古村

營上村 舊志南八里 後歸村 舊志南三十里 陳趙村 舊志南二十五里

村以南至練寺 俱名陳趙村 固寺村 北十里 土陸村 未詳 大韓莊 舊志南二十五里 韓

二莊 舊志南二十三里 千戶莊 南十五里

丁滿

舊志漢建平三年封丁滿為平周亭侯按漢志及後漢志西河

郡皆有平周縣今爲山西屬境汝南潁川陳留淮陽諸郡並
無此縣亦無丁滿封侯之文不知所引何據漢書惟外戚恩
澤侯表有丁滿封平周侯綏和二年封非建平三年此共碣
據乃未引出殊不可解大抵此間有平周亭因丁滿封平周
侯展轉沿誤耳

程子詩

舊志載程子遊紫五律併得小松黃楊四絕今按明道集皆係
主簿鄆縣時所作五律乃遊紫閣山非遊紫也四絕乃五絕
第四絕云有生得遇唐虞盛爲政仍逢守令賢縱得無能閒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六

主簿嬉遊不負豔陽天舊志以扶溝無紫閣山遂以遊紫爲
題又以主簿與宰扶溝不合刪成四絕以致混入府志矯誣
特甚故汰之

李夢陽墓攷

夢陽墓在禹州崆峒山禹川守曾命汪价復爲築修出故碑重
題曰明詩人李夢陽之墓邑北大岡相傳亦有墓

張登潘煜

張登爲衡州錄事潘煜爲忻州知州舊志載登襍流煜出身未
詳今攷元延祐三年文廟碑係賜同進士出身衡州錄事張

登 文則爲進士無疑碑陰鄉貢進士首潘煜次陳用中丁
尚賢則煜爲舉人無疑俱改入科目表內

姜女廟

縣南十二里何出圖辨云邑南舊有姜女廟道左高塚人指爲
范郎塚廟緣塚立遂以姜范名村誤傳久矣攷一統志孟姜
女陝西同官人秦時以夫死長城自負遺骸歸葬至同官縣
北三里爲秦兵所迫死石穴中又嘗覽邊鎮圖見姜女祠在
石門寨蓋慟哭城崩處也亦嘗于曲沃見遺跡于澮水之上
于宜君道見遺跡于枯泉關往來徑行之處歷歷可考于扶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七

蓋風馬牛不相及也道左之墓或傳爲范郎中墓人誤以爲
范郎于是立姜女之祠設土偶焉其後鬼物憑以爲崇土人
改祠關帝

茭蕩渠

何出圖辨云水經云汴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 云陰溝茭蕩
渠也又曰陰溝始亂茭蕩終別于沙而渦水出焉渦水受沙
于扶溝蓋宋 汴時鑿渠于京師上首受于大河而下分派
于東南故爲沙爲蔡爲渦爲通濟爲惠民或同流異名或異
流同源皆通江淮漕運以灌輸于京師者也茭蕩實在浚儀

邑東蔡河猶爲下流今人指大浪溝爲葭蕩渠誤矣

孟亭

何出圖辨云浩然湖廣襄陽人隱居鹿門山年四十遊京師見明皇于王維內署命讀所爲詩因不稱旨放還卒葬鹿門山今墓尙在考其生平遊寓最少雖晚年爲荊州從事亦不出其鄉此地非所經歷也明矣吾扶舊有七鄉十二亭此以居民孟氏名亭乃亭之一也

石橋

雙涓洶湧澎湃不受羈束凡橋皆以土爲之鄢陵彭祖店曾建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八

石橋水卽遷至店南惟至北郭石橋安流無恙亦異蹟也

閩兵

康熙中平臺灣分其兵隸各省有陳姓者安置扶溝秦陵岡與地五頃四十畝又各予以官而不任事凡廟碑有都司陳英者卽閩兵也今則與齊民無異

城隍廟靈夢記

趙如桓

順天宛平人

鬼神之道天道也卽人道也天與人遠人故無畏而鬼神則上下於天人之間動靜存發往往人不及知而鬼神知之鬼神知之則天亦知之矣是鬼神乃天道視聽之所寄人心邪正之所

不可掩者也扶亭城隍素稱顯赫其最著者莫如降夢崔勤一事余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扶之東路劉家庄有於趙孟勳井中撈得一幼女屍者相其形狀皆突唇青下體血著不問而知其爲姦殺也第不知淫暴者誰難以遽定獄案也是日箕城有梁三元者不見女至劉庄認井中屍卽其女以冤狀控言其女名十姐因拾麥迷途罹慘害余雖受其訴亦不知淫暴者誰難以遽定獄案也余因此事幾廢寢食乃詢劉庄共幾家人共幾姓居者以數對悉拘而覈之其眾俱在獨失一人曰崔勤問勤何之其堂弟崔鳳應曰傭工他所矣余復責鳳以招勤越三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九

曰勤至稱冤如眾口余慮其枉也復糾劉家庄之眾共宿於城隍廟余齋潔以禱曰余治扶之陽神治扶之陰固相助爲理者今日白晝之下淫暴橫行求其姓名而不得神不牖我以聰俾淫暴者得漏網余固不明神亦不職禱罷而寢夢余坐堂上有二役賈文投啟而視之內書二言云欲知姦殺真兇只問崔勤崔鳳余覺而異之時漏下三刻矣有道人者寢門外蹶然大呼而入詢以故道人瞠久乃言曰適見二人入廟來恐其瀆公寢也跡而求之忽不見余益異之豈夢中投文者卽此二人耶遂訊崔勤崔鳳不假刑法一訊而服招稱五月十一日崔鳳於苜蓿

地中見一幼女哭甚哀問其姓曰梁氏問其居止曰迷矣歸而告其兄勤勤往求之日已晡勤視女姿遂擁而淫之女號聲震野勤懼事之敗露也遂解身衣之袂衫塞其口女昵而斃翼日勤逸於東安忽念女屍腐敗人必跡於苜蓿之地是累鳳也復乘夜歸投女屍於趙孟勳之井後起認與三元狀符余廉其情判勤恣行淫暴當律斬鳳知情不首定以決杖申上臺俱報可越二年勤授首於是三元之訟平嘻神之靈爽顧若此哉向使神不牖我以聰則罪人必不得罪人不得則斯女含冤於九原居人株連於縲紲不知幾經歲月余亦負不職矣孰知天道誅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十

惡寄其權於鬼神鬼神復降其靈於余之夢寐由是觀之天人之際豈甚相遠哉乃世人不寤恣爲冥行妄意鬼神可干以非分悖孰甚焉夫聰明正直之謂神鑒觀有赫之謂神聖人設之助禮樂刑政人能盡人之道而天道之鬼神卽寓於人天惟本天之道而人道之鬼神卽通於天其理一也嗚呼無在非天無在非鬼神人顧敢以恣爲冥行不畏於天而上干鬼神之怒哉

倉頡墓攷

邑東三十里地名塚子凹在趙廠東里許有古塚三相連相傳

爲倉頡墓一被黃水淤沒南二尚存彷彿父老言舊有碑在坡
賈村廟內趙廠村廟壁古碣亦云東鄰倉陵據祥符志載倉皇
陵在汴城東北二十里時和保俗名倉皇塚旁有造字台禪通
紀曰倉頡居陽武而葬利鄉謂利鄉卽時和保之墟考尙友錄
又爲南樂吳村人黃帝史官始造文字按黃帝建都在今新鄭
軒轅邱卽其故墟去汴去此皆不甚遠昔人有慕德化而葬衣
冠爲陵墓者况芳跡留傳旣久安可湮沒誌之以俟攷核

張思伯墓攷

支亭寺在邑西南相傳張思伯墓在支亭寺西數武現有祭臺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十一

遺址按北齊儒林傳思伯河間樂城人官國子博士寺爲所首
泐然其墓未必在此也惟寺中所存石版係思伯自撰字體古
勁且甚完好千餘年老物尙留人間殊堪珍惜耳

舊志姓氏

創始

明成化年

贈戶部主事杜濬

雪崖
邑人

陝西兵備副使嚴憲

廷章
邑辛
未進士

續修

萬曆年

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何出圖

啟文
邑丙
戌進士

三修

順治九年

扶溝縣知縣楊在陞

台卿三原人
丙戌進士

王佐

無欲涇陽人
戊子舉人

蔣其昌

松崖臨淮人
甲午拔貢

江南布政司叅議盧世揚

長華邑庚辰進士

陝西扶風縣知縣杜俊章

芝圃邑辛酉舉人

浙江衢州府知府常攀桂

月樵邑壬午舉人

戊子舉人羅芝徵

昇如邑人

何際美

元舉邑人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十二

甲午舉人張聯璧

大房邑人

彰德府教授杜維標

瑶圃邑甲申恩貢

候選知縣杜俊彥

筠圃邑乙酉拔貢

丁酉舉人杜之昂

坦如邑人

邑貢生盧懋孝

順之

楊金章

中州

邑庠生路飛雛

王玉筍

張標芳

廉如義

平志奇

張五至

張文翥

杜之麟

杜之叢

盧世臣

四修

康熙十三年

扶溝縣知縣高錫爵

康侯遼陽蔭生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十三

原任江南徽甯道盧世揚

福建德化縣知縣何際美

甲辰進士

候選知縣杜之昂

叔抑

國子監選拔貢生耿颺

昌言太康人

原任蘇州府知府曹鼎

金鉉邑功貢

甲午舉人張聯璧

國子監選拔貢生杜之叢

樹滋

壬子舉人杜賁

文白邑人

臨降縣教諭楊執微

復初邑貢生

候選州同王玉筍

名班貢生

候選縣丞劉廷楫

岱淵邑拔貢

邑貢生張標芳

瑞獻

劉吉士

九章

候選州同王璇

虞在邑附貢

邑附監何功駿

釋驤

候推守備鮑文洪

元章邑丁西武舉

邑監生曹如璜

子文

邑庠生盧徵俊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十四

羅紳

何功臣

鄭中素

五修

康熙十年

扶溝縣知縣屠又良

若留浙江丙戌進士

六修

康熙十二年

扶溝縣知縣繆應晉

武菴山陰監生

德化縣知縣何際美

七修

康熙三十八年

扶溝縣知縣趙如桓

廷一宛
平歲貢

河南道監察御史杜之昂

扶溝縣教諭李鎬

開祥商
邱歲貢

候補學正耿颺

丙子舉人何功駿

壬子舉人杜賁

甲子舉人萬九思

睿子
邑人

候補學正杜宗度

希裴邑
貢生

候選教諭杜宗甫

吉甫邑辛
酉副榜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十五

候選訓導盧徵良

君遂邑
歲貢

候選訓導何際熙

穆叔邑
歲貢

候選訓導羅紳

伯秀邑
歲貢

候選州同杜宗郊

友宋邑
監生

候選教諭杜宗預

晉藩邑
拔貢

泌陽訓導何功叙

維九邑
歲貢

邑監生劉聚辰

孝瑞

李之芳

次蒲

高又

步凝

何 範
則士

邑庠生杜如苞
朋纒

盧 寬
裕德

杜樂善
益謙

邵南英
若欽

八修
乾隆十年

扶溝縣知縣周鈺
大興附監

候選教諭杜宗顯
藏山邑乙卯副榜

廩膳生員王溶
澄波邑人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十六

附學生員盧宸
靖甫邑人

府廩膳生員何中瑜
蓬聞邑人

增廣生員張芳振
元起邑人

九修
乾隆二十七年

扶溝縣知縣七十一
椿園滿洲正藍旗人甲戌進士

扶溝縣知縣董豐垣
菊町浙江歸安縣人辛未進士

扶溝縣教諭毛宣桓
遜五開封府鄭州人丙子舉人

扶溝縣訓導李三德
浚明衛輝府新鄉縣人歲貢

候選知縣郝廷松
茂如邑壬申舉人

丙子科舉人薄玫

紹素
邑人

廩膳生盧常吉

鸞坡
邑人

太學生杜廷機

又九
邑人

廩膳生張元德

善長
邑人

增廣生蒲三祝

含多
邑人

附學生萬裕嗣

德凝
邑人

孫翠峯

文山
邑人

高嵩峯

奎垣
邑人

李西庚

則曾
邑人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十七

扶溝縣典史陳德基

月坡
錢塘
監生

附學生郝廷柏

凌雲
邑人

陰陽學訓術萬象新

子安
邑人

十修

道光十
二年

扶溝縣知縣王德瑛

蓮墅
山進
士福

再修扶溝縣志序

何出圖 邑人

先是余待罪職方大司馬命覈九塞士馬強弱餽餉多寡之數又檄諸將繪所部山川險隘敵人出沒之防考輯成編以紹故襄毅公績報者甫半至會有保安之謫故事謫籍添注得奉使劄俟命里第余歸十六年於茲矣日共野老植杖閒遊歎陵谷變遷如閭閻休戚土風興替之類質諸邑志百不符一焉孰是信今而傳後也乃就耳 覩記分爲八綱六十四目首疆域惟土宇版章百昌聿始也原隰旣平則締造可興故建置次之民居奠而生養全則思終事之義故繼之賦役羣萃州處匪教則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十八

亂故官師又次之有德有造而仁賢輩出志人物考治 也兵荒足以示儆故居末焉若夫居是邦而論定其士大夫處風會之中而指陳得失得非僭乎嘗秘不敢以示人乃兒武姪曾遜輩請付之梓人余亟止之旣又慨歎之夫士用之則見諸行事用之而不竟所用則託諸空言余每恨日所續襄毅之緒不終同朝諸子孰爲借前箸俾不佞獲申夙志者若徒知守軌而慢無著述是進無益於時退無益於鄉其何以昭示來許哉是役也踵嚴憲副杜民部舊志而增補之其他 取諸通志郡志旁邑志及故老之傳述云

三修扶溝縣志序

楊在陞邑令

中州際變環會城無一完邑扶溝明全盛時較諸邑爲中今戶口無十之一賦稅無十之一廬舍無十之一至於祠宇壇壝橋梁或存或亡縣而若此何志也雖然 皇清定鼎百務聿興扶旣殘蕪亦人文奧區儻攷古無徵援今無據則長民者羞矣予於歲丙戌來令是邦荆榛滿目礫瓦載塗綿薄之力肩之兢兢蚤負是懼政暇延見諸父老問民疾苦因徵舊蹟於志書乃兵荒亂離板冊無存嗟乎理亂者運也興衰者時也君子不能必理亂之不循還興衰之不往復而理亂興衰之蹟所不至與寒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十九

烟衰草同其滅沒者則志爲之也前之無志何徵於今今之志誰信於後而予也識短才疎不能筆扎以序列今古光昭耳目幸芝圃杜君力購獲舊志乃邑先賢何公筆也既有先資益以新聞已草創數帙方欲敦請邑中諸賢者增刪潤色共成一書付之梓人適余奉 欽召赴 闕未竟茲役然邑里山川輕重視人久亡籍散方宇若虛繼自今筆削有人則於古不沒於今不湮上下數千載事若列眉後之君子採風問俗佐 天子休明之治則扶邑雖小亦得以志所實以爲考古徵今之助予亦竊有厚幸樂始觀成是用弁言於首順治壬辰仲秋吉旦

三修扶溝縣志序

蔣其昌邑令

聖天子在御脫距拔茅颺休烈而統車書亦既日月爲昭矣乃復簡班董于木天蒐遺亡于魯壁山川風物彙譜維新景其盛者亦疇不鼓舞振興期無負於文明之化哉然古之人每謂輶軒或有所未登官亦難以彰信凡郡與邑務加搜攷詳志成書庶以擷一代之菁華廣千秋之傳述由茲以思夫亦甚不可略也昌不敏承乏桐邱甫入境見其岡阜聯碁河渠匝帶鄭宋之遺風尚焉若晤及接其耆紳髦士亦且楚楚魚魚明道定夫之典型似皆指顧可得者因思桐以蕞爾邑特隸中州其以倡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二十

聲教而式埏垓者自必有異顧安得卽披邑乘一一稽訂以攬厥盛閱旬日始暇索觀復者曰邑舊有志久燬於兵今惟邑紳杜芝圃先生其稿遂往請之芝圃曰邑志有如國史夫寧可一日無乃前之任此者楊王兩君皆欲修之而皆未果今子遽謀此其必以底竣爲勵乎昌曰唯唯遂出稿示昌略一把玩而乃知志之誠不可一日無也皇圖誕啟繡鎔星羅疆里爰分風土如劃當之旣慎茲簡畀區府州縣而名其官曰知則凡泣一土者固無鉅細皆以必知爲奉職也然舍志亦曷由知乎今觀其志疆域則一邑之形勝風氣可知也志建置則一邑之城

池署祀可知也志賦役則一邑之土田戶口可知也志官師則一邑之職掌政教可知也志人物則一邑之名賢偉節可知也志文藝則一邑之文獻紀籍可知也志災變則一邑之兆青弭患可知也志辨疑則一邑之崇古訂訛可知也一苟不知縱欲其事之必治乎何從苟無不知猶虞其事之有不知乎何從志之關於令也固如此乎而謂可一日無乎陽明子曰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夫政有時而或息告有時而或窮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爲告也不亦遠乎旨哉言也憶昌初任卽奉撫軍大人並諸上臺憲檄皆以修志爲首庸維今而始知其教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二十一

吏者固已詳且至矣芝圃既有成帙會長華盧先生復稍有增刪昌於簿書之暇再集廣文陸子及邑孝廉羅子張子等詳爲校輯遂繕成書壽之剗刷一以仰副撫軍大人並諸上臺教之殷一以成諸君子積歲攷訂之美一以旣待罪於斯敢不勉襄盛事以普 朝廷文明之化若云無鉅細而果無不知也則仍望之教我者也 順治十五年歲次戊戌嘉平之吉

四修扶溝縣志序

高錫爵 邑令

滄海之爲桑田也數千年而一變高岸之爲陵谷也 百年而一變豐水之於西京也數十年而一變若夫生聚教訓則又數年而一變焉自禹貢誌方物周官誌版圖春秋左國誌災祥人事班馬因之誌地理誌天官以及禮樂刑準世家年表列傳諸篇要皆存其不變而挽其旣變復慮其必變而兢兢修補於將變此後世國史邑乘諸書所以時修也桐邱舊誌先成於何職方嚴憲副杜民部三先生元黃以來戈鋌煨燼矣前守土者池陽楊君徧購遺編得之於芝圃杜公手輯卽欲哀集付梓會奉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二十二

詔去卒不果後之成厥志者濠上蔣君也余於甲辰八月承乏茲土亟索圖誌而讓之見其疆域土田之秩秩風會沿革之螺螺建置損益之井井至於風節文章經濟事業則又麟麟炳炳焉竊稱慶曰此扶臺先君子之所以教我者也此前令尹之經營擘畫存茲舊政以告後人者也余自揣愚陋不能臻吏治以赴前賢望惟是兢兢朝夕茹蘗飲水不敢自菲薄焉蓋十年來如一日也一日邑紳長華盧先生叔抑杜先生過公署出邑誌稿揖余而言曰吾扶先誌之成於濠上蔣侯也蓋戊戌以前事也今將十六年矣規制之所損益賦役之所權宜戶口之所

繁集人材之所蔚起風俗之所好尚藝文之所昭宣雨暘寒燠日星薄蝕災祥之所互見亦日異而月不同今天子承平日久寰宇奠安窮鄉下邑莫不風熙物阜共誌休和扶之土物心臧視前大爲生色苟不取而筆之則前乎此者列眉指掌後乎此者雲霾霧曠將十六年來之變而不變不變而變者遂枚而不可紀因不揣共爲締訂續纂數帙以詔來茲子大夫其出一言以弁之余應之曰余不敏賴諸先生大人朝夕諄誨以匡其所不逮俾得藉手淳風以報政焉余之幸也又何敢綴其不文者以增瑤函玷然余竊聞諸昔人之言矣曰變而曰下者亂之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二十三

徵也曰變而日上者治之徵也扶風自遯古以迄今茲其間淳而駁駁而復淳者不知凡幾惟恃邑有正人君子以維持之守土者又何力焉間嘗登屏山望洎水臨風浩歎曰茲土也是春秋鄭人築以禦楚者也是漢朱鮪所侯封者也千百年來變而爲三川爲郡邑或以之宣文或以之用武治亂相循消長無已其遠者如滄桑如陵谷千百年而一變其尤近者如三十年之西京文物十年之生聚教訓大都氣運爲之轉移也先生之誌毋亦慮其變者乎其以爲慮變也則纂續之功誠不可已已也天宗故府代有傳政識大識小代有傳人異曰 天子命太史

採風 陳民俗余將以諸先生之所手編者入告焉是則文獻
之在茲也與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二十四

五修扶溝縣志序

屠又良 邑令

志者紀事之書也嘗見郡邑各志或數十年一修或百年一修雖文獻代有足徵然聞者易畧見者能詳聞者傳述或致失真見者紀載必歸極確此其大凡也若身任其事自之所營手之所操歷年所而殫精畢慮於其中則其詳且確當非僅賢士大夫留心蒐采者之可例矣夫事莫大於田畝莫要於河渠土地之蕪辟驗百族之興衰河流之通塞係三農之利害經世之士所必講已扶溝僻處汴南夙稱蕃阜自明末寇盜蹂躪後村落傾擗田卒汙萊我 國家休養勞來漸以殷衍歷任所戴斑斑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二十五

可考然較之舊籍猶什損三四也余縮綬六年學拙才疎飲冰息事賴我 皇上深仁厚澤汪濊旁流昔時阡陌次第芟柞凡勸墾田地七百三十七頃八十八畝有奇夫土地廣大荒而不治有司者之過也生齒日繁野無曠土 聖天子之恩也余其敢謂任職牧民輒可藉此以告無罪顧以疆理旣敷太平有象不可不登之載籍垂示將來夫古人經野必爲百世之謀扶溝澤國衆水所鍾故有蔡河以定其歸復有惠民河以分其勢凡以善利導計久遠意至悉也自隣封逞白丹之智而築舍狃目前之安搆 不休沈菑並受及余循歷故道相度地形知奮其私

見不如疏彼故流而民力未遑經始有待私心蒿目用述原委以著於篇俾他日公私豐實之餘按籍講求庶爲易易耳至於徵解存留出入增減之數鹽引多寡之異又 國用盈縮商民利病所關因事類見可以觀時節婦守貞畢生莫貳雖事屬隣邑而人實扶產闡潛勵澆自不敢畧若乃古蹟詠懷之作往來酬贈之章固壯夫所薄而亦黼黻 皇猷之所不可少者也並附簡帙以資采風舊志所存槩無妄易凡此皆余數年中所歷覈之最詳較之最確而不同於遠稽旁采之泛泛者爰付梓人增諸邑乘亦曰事有關於一邑亦庶幾下吏單心乃職之一端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二十六

云爾

六修扶溝縣志序

繆應晉 邑令

郡邑之有志所以紀疆域著風土詳賦役明憲章表人物稽古而傳後其中得失褒貶猶國之有史一字一篇所關甚鉅匪可草率易成也然必數十年而一修者蓋一邑之中其所宜興宜革宜廢宜舉者月異而歲不同積之數十年或由衰而盛由盛而益極其盛中間損益調劑匪詳爲條列朗如懸鏡指掌亦何以隨時斟酌通便宜民乎此續修之舉自不能已也歲在辛未恭奉撫軍大人之檄初以纂修河南通志繼命諸郡邑各修志書以成不朽盛事予承乏茲邑是其職掌敢不兢兢惟謹因與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二十七

邑中諸紳士共圖之按扶溝舊志其所從來者久先輩已有成書犁然可攷洎 本朝定鼎之後已經四爲續修最後修者爲嘉興屠侯去今才十年餘耳扶溝彈丸小邑邑中無大創造及赫赫偉績奇異卓卓驚人耳目者歷年以來司牧斯土者與邑人士如學校河渠宇廟有關於境內形勢者亦 有創建修葺蔚然可觀卽碌碌如予旣身膺民社之責一切有係於利害當興當革者亦且不量綿力勉強從事以副上臺殷殷教訓之意在守土者分所宜然不敢自爲矜詡此間人士不欲其泯泯也擇其可載者一二附於前令後其草本已呈之諸憲臺報可矣

是役也甯簡無繁甯樸無華爲文寥寥若逐例刊入舊志條下
又恐錯亂板章止彙爲一冊名曰扶溝縣續編附於舊志之末
以俟後之君子具有良史之才如司馬子長其人者採擇之以
成全書焉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二十八

七修扶溝縣志序

趙如桓邑令

客有言於余曰扶之誌公可以無修也余曰何如客曰扶之誌在前明時有嚴憲副杜民部勅其畧何職方總其成戈鋌而後梨棗無存池陽楊君得芝圃杜公手抄卽欲編輯成書會奉詔去不果行濠上蔣君踵而成之此當代扶誌之始也嗣是三韓高公修於康熙之甲寅西湖屠公修於康熙之庚申山陰繆公又修之於康熙之癸酉前後相去未及一紀其間無大興革扶之誌公可以無修也余應之曰不然余之承乏茲土也猶美錦學製未能操刀而使割也所賴有民人社稷無在非學卽無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二十九

在非政扶雖僻壤有分野焉有疆域焉有戶口賦役焉有先賢往哲政事綱常焉余不敏固不敢與前人爭意見而繼先開後懲戒取法正在於茲未忍袖手因循以謝後人矣夫天地逝機徃而不留積人成世歷世成代前人不見後人後人不見前人惟藉紀載以輓留之誠如子言則是春秋左史可以不作子長孟堅可以不編年月日也第一事之書春秋左穀各不相襲一言之載子長孟堅各有異同要其指歸總在於扶持天地之逝機培植世代之源流開繼勸懲不悖於學不愆於政而已矣然則余之誌扶也非欲以侈文詞矜綜覽將藉是以學爲政并

有期於來茲也夫入其邑而不知風土之利弊則其人之政事
學問可知也入其邑而不知其人物之賢否則其人之政事學
問可知也入其邑而不知其因革損益經制綜理之合宜則其
人之政事學問又可知也故茲誌之修必詳必慎甯樸勿華以
徵星野則慮房心角元之墟天道遠而人事邇修省或未用也
以辨疆域則慮屏山泊水而外德則其人否則其鹿招徠撫字
之方或未遍也釐賦役則念條邊之畫一民雖稱便恐奉行者
之浸失其初也核吏治則思若者何以循卓見推若者何以貪
墨致詘夏侯明道之績可徵也至若節孝文章薦辟科名隱逸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三十

之流皆川嶽靈異所鍾可以起寬廉止頑貪又懼表率之不先
振興之鮮術以貽羞於後世也若此者誌卽爲政亦卽爲學子
若謂誌可無修而政與學亦可以不勵乎客曰公言是請弃之
於簡端

九修扶溝縣志序

董豐垣邑令

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如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扶溝之有志創於嚴憲副杜民部何職方三先生厥後踵事增華遞加修輯然而集腋成裘出自衆手求其語詳而精也難矣長白七君慨然修之甫脫稿調任武陟去余承之茲土出以授余曰此未竟業也君其刪潤而成之余不敏其何以繼君志哉雖然嘗聞之矣古之稱良史者惟史漢三國北五代而已其餘如晉書之冗魏書之穢以及宋史之元史之皆一時名公鉅鄉研精殫思窮歲月而成之者猶譏後世若此今邑志雖小亦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三十一

周官小史者流也若不加別戮其不等稗官小說者幾希余竊不自揆方與邑之二三君子刪缺討論編會有黃水之災未遑卒業幸遇皇恩汪蠲租賃粟民獲更生因得於簿書之重加點勘其分併棄取費商摧庶幾博觀約取俾成一邑完書且竒示七君以爲何如也是爲序

九修扶溝縣志後序

郝廷松邑人

乾隆壬午秋邑志告成菊町董公以序命松夫公自序詳矣松何以益之請舉河渠而陳其大略可乎扶溝澤國也上游曰黃岡曰半截河下流曰張單口皆一邑命脉攸關而勢所必爭者也自鄆陵引三十六坡之水盡注黃甫岡西而張陶盧郭四口最爲險要一有滲洩則高屋建瓴直注城下尉氏不修半截河堤致祥符通許尉氏滾坡之水散衍平地王墓王村十一地方咸成巨浸西華堵塞張單口俾惠民全河不得東達沙蔡而強之西南與雙洎令流勢必首尾橫決瀦我田疇其害更不可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三十二

勝言矣公下車伊始詢民疾苦首重河渠歲辛巳黃水溢於楊橋境內河堤盡圯公親率僚屬觀民修築不三月而完固逾舊又關會尉氏陳公築半截河堤以除積害於黃甫岡則 遇霖巡視唯謹於張單口則恪遵定案不讓尺寸庶幾田園賴以永固爲一邑之保障也故其修志尋源洞委切中利弊而敘次獨詳云

十修扶溝縣志序

楊國楨 蜀州

道光壬辰夏五舞陽令王君以其前治扶溝縣志屬序於余其勤於治惓惓於民已概見而尤有可嘉者二一曰專成無溢漏二曰不忘於既去何言之扶溝雖蕞爾程明道先生嘗令是邑敦仁讓捕盜修渠見於他載籍今鄉里間猶有舊聞足根據慕悅而興起者乎蒐講墜典有嚮風而聽者矣而四方茂學之士至者蓋鮮司其土者理算錢穀簿書倥偬未暇搜訪遺迹考其沿革異宜卽暇矣將存古以榮今而未能操筆從事徒襲陳編摭浮說刻畫山川之壯麗鋪陳條教以塞耆紳聞覩其時在下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三十三

者懷一德一行相需於數十百年之久無能附史乘之末光以其心未嘗與民相習以通其隱而牖其衷雖綱舉脉分釐然成書所謂苟非懲勸義不徒然者烏足以云今王君所採選不沒其實利弊在心褒褻應手無所假借可以志矣夫吏之移治與人之去其鄉也不同桑梓恭敬樂土適遷及聞其鄉之人某賢也若與其榮某未賢也若分其恥何者其情相屬也若遷替而去視如傳舍未竟之業則相與遺之矣勢也君子亦無責乎爾乃能休戚相系殷然在抱日月邁往揚挖風俗以答去思庶幾勤民者之用心與矧當劇地待治尤亟引其籍朝考而夕書

權利害有廢務舉尤局外之所不可已者乎推言及此不能無厚望焉至其體裁精當必有能言之者又奚庸余詹詹爲哉

十修扶溝縣志序

殷秉鏞邑令

誌乘與國 相表裏非特沿革政賦民俗才行所當以時蒐輯
卽治效之宜於其地者亦應存其要於誌中所以備職方之採
史氏之徵而後之人亦得迹其所爲以資考鏡此有心經世者
所不敢多遜而忽視也扶溝介乎淮汴之間臯陸平行風氣樸
淳然芸生曰庶訟競亦隨以紛沓不得其道而稱理者亦寡矣
鏞筮仕之初卽膺茲土去其所不便而導其所宜嚮數年孜孜
民尙以鏞爲可信而以安以和惟誌乘以不暇及而量移以去
然未嘗不怵然在念也迨復守宛中適蓮墅大令亦由扶溝移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三十五

宰舞邑以其所修扶溝誌問序於鏞蓋蓮墅曾再任斯邦頗多
治行以勤理之暇與其邑方聞之士搜羅銓證遂成十修誌一
書茲受而讀之簡要該覈使乾隆壬午以來遺軼之事粲然備
列可謂慮公若私不懈於位者且得釋鏞惓惓之抱誠不勝傾
倒之也又以所濬雙泊太溝諸流捍防之法及勸導里俗之條
附於其中一若良醫治疾旣已驗矣復著於方書以嘉惠後之
操此技者其用心爲何如耶夫 國家慎簡賢良畀以百里之
重必使元元趨事功而聽銜轡非至誠綏理視民事如家事者
曷足以語此故昧者疴癢不關乎心惟恃法以繩其咎則下將

睞焉誹上之所爲安所謂風行草偃親若父母哉前蓮墅之
在扶溝策蹇沿流度其高下瀹之築之以除穰 之患復飭亭
堠治道梁郊野井然生計咸遂諭蒙訓俗民 欣欣從之始得
以其晏間考其山川稽其文獻編纂成書俾數十年放失之蹟
不竟湮沒其致力之勤宅心之篤烏可泯也今剞劂己就可以
上之小史且使繼其爲政者亦得撫卷參討觀感奮興思躡前
人之政以襄 郅治之盛其有裨於是邑豈鮮也哉

十修扶溝縣志序

張坦 彭城

余嘗讀宋史程明道傳見其宰扶溝時息焚舟之患黜壅水之害善政遞舉民常懷之故明道嘗言曰百里之地非狹也道之興廢係焉噫職是而言凡單陋遐 苟能修其教齊其政孰不可抵於平治况扶邑壤地平曠民風淳厚尤素稱易治者乎邇來臨司河汭適大令王君德瑛宰其地余素聞其治行清卓卓條教厲風俗極其詳懇諄切心竊喜之以爲昔賢之流風可以繼起矣且扶邑固澤國也當汭之尾 黃流所澶漫上流曰黃甫岡牛截河下流曰張單口皆據一邑之要害故明道嘗有志

扶溝縣志

卷之十六

志餘

三十七

乎經畫溝洫後以臨汝州酒稅量移去未及舉行常以爲憾今王君自莅政以來辨論水道之通塞整理橋梁之圯廢凡爲民利者無不加意修舉是愛民之心同乎古人而得以優游治理者較之昔賢爲尤幸矣夫以 邑風土之敦樸素承明道之遺澤又得王君而因勢利導之此非特是邑之民之幸亦余所樂與觀成者也今年秋王君適以邑志告成屬余爲序余因舉而
言之以爲王君勗並以爲邑人幸焉至其書之尋源洞委典詠博雅則閱者自知之不煩余之贅言也